

已经发生变化的世界经济

THE CHANGED WORLD ECONOMY

彼得·德鲁克

当今的热门话题是：“正在改变中的世界经济”。我想争辩一下，当今的世界经济并非正在改变，而是已经发生变化，其基础变了，结构也变了。可以肯定，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三个主要的变化：

(1)初级产品经济同加工工业经济“脱钩”。

(2)在加工工业经济内部，生产同就业“脱钩”。

(3)资金运动而不是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已经成了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这两者虽然还称不上完全“脱钩”，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松散、微弱，已经到了不可预测的地步。

这些变化与其说是周期性的，倒不如说是永久性的。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是什么原因促成这些变化，因为引起经济变化的原因一般都十分复杂。很可能要很久以后经济学家才会承认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需要更久的时间以后他们才会调整经济理论以解释这些变化。尤其是，经济学家肯定很不情愿接受这样的观点：重要的是控制世界经济，而不是现在大部分经济理论的视野所集中的一国范围内的宏观经济理论。

原材料经济的衰退

首先看一下初级产品经济。非石油产品的价格从1977年以来持续下降，只是在1979年石油危机之后由于一次投机热潮一度停止下降，为时也不到六个月。紧接着又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到1986年初，同制成品和服务相比，原材料

价格达历史最低点。

这些价格骤降和需求不足与过去那些非常有把握的推测截然相反。十年前，“罗马俱乐部”曾宣告，到1985年所有的原材料肯定将发生严重短缺。1980年，卡特政府的全球2000年报告《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声称，全世界对粮食的需求至少将持续增长20年，但除了发达国家，世界粮食生产将下降，食品价格将翻一番。

然而，与这些预计相反，事实上，1972~1985年间，全世界农业产量增长了将近1/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增长最快的是发展中国家。此外，几乎所有的木材、金属和矿产品生产在过去十年里都增长了20~35%，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量最大。尽管这些产品的价格急剧下降，却还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让人相信其增长速度将放慢。

过去的预测和已经发生的事实之相左的确令人吃惊，然而比这更令人吃惊的是原材料价格的急剧下降几乎对世界工业经济没有产生影响。在经济周期理论中有一条据说是已经被“证明无误”的定理：如果原材料价格经历一次急剧的、持久的下降，那么在18~30个月内，必将导致世界范围的工业经济的衰退。虽然当今世界的工业经济是不“正常”的，但它确实没有衰退。事实上，工业生产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持续增长。

原材料经济就这样与加工工业经济脱钩了。这是世界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不论对发达国家来说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变化对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以及经济理论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含意。

怎样解释这个变化呢？全世界对食品的需求

的增长的确如“罗马俱乐部”和全球2000年报告所预料的那样。但是供给增长更快,它不仅赶上了人口增长的步伐,而且稳稳地超过它。其原因之一是人们对于世界粮食短缺(如果不是世界饥荒)的恐惧心理促使人们以最大的努力来增加粮食产量,虽然这个解释有点似是而非。

预测真正的农业革命即将来临已经不是幻想了。大片大片以前荒瘠的土地正在变成肥沃良田,有的通过新的耕作方法,有的通过对土地追加微量矿物质。生物技术不论在防止动植物的疾病方面还是在促进产量方面都得到了更加令人鼓舞的发展。换一种说法就是,正当许多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戏剧性地减缓之时,世界粮食生产取得了迅速增长。

粮食进口市场几乎消失。正是由于农业迅速增长的结果,西欧成了一个强大的粮食出口地区,成天为各种卖不出去的食物(从奶制品到酒,从小麦到牛肉)而苦恼。有的观察家预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00年将成为一个粮食出口国。印度的情况同中国大致相同,尤其是小麦和粗粮。在所有主要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仍是一个粮食进口大国。日本大约从国外购买国内所需粮食的1/3。现在日本大部分的进口粮食是从美国购买的。但是,在5~10年内,南朝鲜、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将可能取代美国而成为日本粮食的主要供应者,这些国家生产粮食成本低,产量增长快。

对所有非农产品,不论是外国产品、矿产品,还是金属,世界市场的需求正在萎缩,与“罗马俱乐部”的极有把握的预测正好相反。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除战争年代外),在给定的一经济单位产出中所需原材料的数量一直在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的研究计算出,1900年以来,这个下降数量大约是每年1.25%。这意味着现在一单位工业产品所需的原材料仅为1900年的2/5。而且,下降速度正在加快。

为什么会发生原料需求萎缩呢?这并非由于服务行业的兴起工业已失去其重要地位。这种说法虽然传播甚广但却没有任何根据。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例是一个更好的解释:工业生产正在坚定地偏离原材料高度密集的产品和生产过程。其原因之一是新的高技术工业的兴起。在半导体芯片的生产总成本中,原材料只占1~3%;在一辆汽车的成本中,原材料占40%;在炊事用具中,占60%。但是,即使在较老的工业中,原材料所占成本的比重也在逐渐下降,不论是老产品还是新产品。

就原材料产品的贸易来看,这个工业转移对发达国家,不论对主要的原材料出口国如美国,还

是对主要的原材料进口国如日本,都具有重要意义。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坚持以打开它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作为其国际贸易政策的核心。现在继续这样做是否还合理呢?美国是否应该承认国外市场对它的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将发生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萎缩呢?反过来看,日本将其国际贸易政策基于挣得足够的外汇以购买原材料和食物的信条之上是否仍然合理呢?

根据逻辑推理,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发展变化意味着日本有些传统政策——严重的重商主义、忽视国内消费、强调资本积累和保护民族工业——可能更适用于美国现在的情况;而日本如果采取美国的一系列传统政策,特别是从偏重储蓄和积累转移到偏重消费的政策,可能会更加得益。这种与坚持了一百多年的政治信条的彻底决裂可能发生吗?从现在起,美日两国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相同。

进一步看,这些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将受到一些主要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认真研究。因为如果原材料产品对发达国家来说已不太重要,那么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将失去其依据。

生产与就业“脱钩”

世界经济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是制造业的生产和制造业的就业相“脱钩”。在发达国家增加生产事实上已经成了减少蓝领工人就业的同意词。其结果是,劳动成本作为竞争因素和相对成本来说其地位越来越不重要。

现在有一个热门话题:美国经济正在向非工业化发展。事实上,美国制造业生产的绝对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而且它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有人说,美国作为一个出口国,其工业很糟。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确实,美国现在从日本和联邦德国进口的制成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但同时,美国出口更多,尽管存在着美元坚挺、工资提高和拉美工业品市场不景气等严重不利因素。1984年,美元汇价直线上升,美国制成品出口额增加8.3%,1985年仍继续上升。1978年美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只占世界出口额的17%,而1985年达20%,其时联邦德国占18%,日本占16%。三个国家总共占了一半以上。

由此可以看出,并非美国经济在非工业化,变化发生在美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上。从1973年到1985年,美国的制造业生产(以不变价格计)增长了40%,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此期间持续下

降。与1975年相比,美国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就业人数减少了500万。但是在过去的12年间,美国的就业人数的增加比历史上任何国家在任何和平年代都要快。1973~1985年,从8 200万增加到11 000万,就是说,整整增加了1/3。然而,所有的就业增加都是在非制造业部门,特别是非蓝领工作。

迄今为止,这种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最近已经加速到这样的程度,至少在和平时期,制造业的生产无论怎么增长,都不可能改变其蓝领就业人数的长期下降趋势,也不可能改变蓝领就业人数在整个劳动大军中的比例下降趋势。这种趋势在其他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在日本尤其明显。

英国在过去的25年中发生了工业衰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每单位制造产品中包含的蓝领工人的劳动量的下降速度大大慢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即使如此,英国的失业率仍然高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超过了13%。

变革中的制造业经济

英国的例子说明了一个新的重要的经济定理:一个国家、一个产业部门,或者一个公司,如果把保留蓝领工人在制造业的就业中的重要性放在国际竞争(这意味着蓝领工人就业人数的持续减少)的重要性之上的话,其结果是不仅保不住生产,也保不住就业。这种企图保持蓝领工人就业的努力实际上正是失业的前奏曲。

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美国制造业目前正在经历着一系列互不连贯的变化。其一是以知识和资金代替手工劳动的加速趋势。其二是制造业正从原先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从长远看,这一转变的重要性更大。半导体芯片的制造成本大约70%是知识,即研究、开发、试验等费用,劳动成本只占不到12%。同样,在制药部门、劳动成本不超过15%,知识成本约占50%。比较一下,在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厂里,即使使用了大量的机器人,劳动仍然占总成本的20~25%。

变化之三是制造业的经济规模的逆反运动。从本世纪初开始,所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都有向更大规模发展的趋势。但在过去的15~20年间,这种趋势出现了报复性的逆反运动。在美国制造业的各大公司中发生了雇员人数的大幅度下降,由钢铁和汽车等大垄断企业带头。而小型,特别是中型企业的雇员人数有的保持现状,有的还略有增加。就市场占有率、出口能力以及利润水平等情况来看,中、小企业都比大企业显得更好。

这种经济规模的逆反运动。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发生了,甚至在日本,这个一向认为越大越好,最大就是最好的国度里,也发生了这种逆反运动。

在某种意义上,尤其针对美国来说,这一变化是企业精神复活的结果。不过,可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人们在过去30年中学会了怎样管理、经营中、小企业的本领,以至于使小规模经济的优势——如信息灵、离市场和顾客近——得到充分发挥,不断突破过去管理理论所规定的规模效益的临界点。就这样,在美国以及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如联邦德国和日本,经济重心正从战后统治世界工业的大公司逐步转向现代的、规模较小但具有专业化管理水平的,并由社会集资兴办的企业。

变化之四是制造工业正在逐步分化为两种典型的工业体系。一种是以材料为基础的,以从本世纪初到70年代提供主要经济增长的工业为代表;另一种是以信息、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如制药、通信、仪器制造,以及用于信息处理的电子计算机等。现在,以信息为基础的工业正在得到极大的发展。这两种工业不仅在经济特性方面不同,尤其重要的是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同。以材料为基础的工业的产品必须作为产品进出口,它们在贸易平衡中是有形的;而以信息为基础的工业的产品既可以以产品形式,又可以以服务形式出口或进口,它们在总体贸易平衡中可以是无形的。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知识工人已经成了劳动大军的重心。即使在制造业,十年之内他们在人数上也将超过蓝领工人。实际上,出口知识以赚取生产许可收入、服务费、技术使用费等可以比出口产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正如华盛顿的官员们渐渐认识到的那样,这种现象反过来要求在贸易政策中应当更加重视无形贸易,更加强调解除服务贸易壁垒。经济学家过去习惯于把无形贸易看成是无足轻重的,即使注意到了它。然而,今后,它将逐渐成为核心。20年之内,西方发达国家将发现他们来自无形贸易的收入将大于来自有形贸易的收入。

然而制造业生产与制造业就业相“脱钩”所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对工业政策的选择,以生产发展为重还是以保证就业为重,在本世纪所剩下的几年里,将成为一个足以引起争论的政治问题。从历史看,这二者一直被认为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今后,二者将增大它们向相反方向的拉力。事实上,他们正在变得非此即彼了,如果还没有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的话。

最后,低劳动成本在国际贸易中作为一种优

势因素将变得越来越次要,就因为发达国家中劳动在生产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因此,资金成本在国际竞争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虚拟”经济的出现

世界经济的第三个大变化是出现了“虚拟”经济(“symbol” economy),即资金流动、汇率、和信用流动,它开始代替“真实”经济(“real” economy)(产品和服务的流动)起到世界经济的飞轮的作用。这两种经济似乎越来越互相独立地运行。这是一个最易看见但却最难解释的变化。

世界货物贸易量现在越来越大,比以前大了很多很多。无形贸易——服务贸易也一样。两者相加每年大约达25 000~30 000亿美元。但在伦敦欧洲美元市场上,国际金融组织每工作日借入和贷出的金额高达3 000亿美元以上,或者说是一年750 000亿美元。这个数量至少是世界贸易额的25倍。此外,在世界主要货币市场上,还有许多外汇交易。这些外汇交易额大约每天达1 500亿美元,每年350 000亿美元,是全世界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和的12倍。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这种国际性的,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跨国性的货币流动的激增作出任何解释。1971年发生的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可能引起货币投机从而起到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初作出改变汇率体系的目的正好与此相反)。之后,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后资金大量涌向石油公司的浪潮肯定是一个较重要的因素。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也起了重要作用。

西方主要国家所学会的利用国际经济运动规律来处理国内令人头痛的经济问题的方法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利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本,以避免与国内的赤字发生正面冲突;日本政府则推动出口以维持就业水平,从而缓和了国内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这种国际经济的政治化当然也是资金流动与汇率波动极其迅速的一个因素。

无论把哪一种原因视为最重要的原因,但它们的联合作用产生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以货物和服务为内容的“真实”经济和以货币、信用和资本为内容的“虚拟”经济相互联系已不再是那么紧密了。它们变得越来越分开了。

从现在起,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无论在经济理论中还是在企业经营方针中,都必须被当作一个效益的比较因素来对待,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真实”经济中的效

益比较因素,如劳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运输成本等,决定了汇率。所有的公司在实践中的确也以这一原则来制定经营政策。但是,越来越明显,汇率反过来决定甲国的劳动成本与乙国的劳动成本如何相比较了。因此说,汇率是一个主要的比较成本,而且这一成本完全不受公司经营能力的控制。任何公司一旦面向国际市场,就必须认识到它同时在做好两笔生意:一笔是货物(或者服务)交易,另一笔是金融交易,两者不可偏废。

特别是在海外销售的公司,不论是作为出口商还是通过子公司,必须在外汇交易中精打细算,以免使自己受损失,即(1)出售货物结算;(2)专用于为国外市场生产的流动资金;(3)在国外投资。不论该公司的国内货币看涨还是看跌,它都要精打细算。从事进口业务的公司差不多也有同样的经历。其实,即使那些纯粹经营国内业务的企业,如果在国内市场上面临国外产品的竞争,也必须学会做一些套汇交易,主要是对竞争国货币的套汇以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

经济原动力的转变

现在来猜测明天的世界经济将会怎样为时还太早。主要国家会不会屈从于传统的担心,以至于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呢?还是他们会把已经发生变化的世界经济当作自己的良机呢?

但是,世界经济今后要做的事情中有些主要的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些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将有必要更新发展观念和制定新的发展政策。他们不再可能通过原材料出口来资助自己的发展了。同样,认为由于劳动成本低就能使他们向发达国家出口大量的制成品也是不现实的。如果他们参加国际分工,可能会干得更好,就是说,用他们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向发达国家承包一些劳动密集型的,而且不可能被自动化所代替的生产,如组装、或者生产小批量的零部件。

即使国际分工贯彻得非常好,发展中国家还是不可能有足够的发展资金,特别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所以我们还得另想新的办法和新的政策。

是否可以从印度那儿学到点东西呢?大家都知道印度的困难,可谓困难重重,但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印度自从独立以来发展得几乎比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好。印度一直奉行加强农业和鼓励消费品生产的政策。印度将来的成就一定会引起注意。

发达国家也有必要根据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那些迅速工业化的“明星”国家的发展经验,来

重新思考自己的经济政策。在这方面有些工作已经开始做了。最近美国财务部长詹姆斯·贝克尔(James A. Baker)提出的债务建议,还有世界银行最近针对向第三世界国家贷款所提出的新的准则,都将以借款国的全面发展政策为条件,而不是以个别项目是否可行作为条件。但是,这些建议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以前的错误,而不在于制定新的政策。

另一件不可回避地要做的事是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自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世界货币体系一直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这种情况明显不能继续下去了。

今天由储备货币支撑的稳定局面只有在主要贸易国,至少是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共同商定、协调他们的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如果这不意味着迫使他们服从联合决定(这里指超国家的联合决定)的话。假如没有世界金融体系的垮台,这种设想能够成立吗?欧洲共同体的欧洲货币单位(这可以称作准世界货币)的实践并不令人鼓舞,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政府愿意为了欧洲货币单位而作出一寸让步。

我们只有一个结论:经济原动力已经坚定地、从国家经济向世界经济转移了。那些传播甚广的

经济理论,不论是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还是供给学派,都只把一国范围内的经济,尤其是那些经济大国的经济看作一种自治的,或者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所依据的研究对象。国际经济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干扰和限制因素,而不是中心因素,更谈不上决定性因素了。现代经济学家们的这一宏观经济理论的教条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按这个教条来发展国内经济的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美国在过去30年中搞得最不好,而且发生的经济动荡最大。

联邦德国和日本从来不接受宏观经济理论的教条,这两个国家都以提高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为国内经济政策的头等大事。一切经济、财政、货币甚至社会政策都以此为中心,国内的考虑只占次要地位。因此,这两个国家经济搞得好多。

从现在起,任何国家,包括任何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若想兴旺发达就必须承认世界经济潮流的领导作用,必须认识到只有加强,或至少不削弱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国内经济发展才会成功。这一点在已经发生变化了的世界经济中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显著的特点。

(屠端华译自美国《经济影响(Economic Impact)》杂志(季刊)1986年第4期,章仰勋校)

科技动态

美国一公司把钽掺入 纯净硅中制出新型晶片

生长一块数英尺长、几英寸宽的单晶硅需要特别小心,然而这样的工作也会带来极大的好处:制造芯片的厂家可把这种象香肠似的晶体切成数千块薄似纸张的晶片,而每块晶片又可制成数百块微芯片。但是,哪怕是最微小的缺陷也将引起一块或更多的芯片失效。所以你可能最不期望别人把杂质掺入用来制造晶体的熔化的硅中。然而,这正是通用电话与电子设备公司实验所的一个研究小组所做的。他们发现,用这种方法可生产出令人惊异的新型晶体。

当马萨诸塞州的沃尔萨姆公司的研究人员把钽加入超纯净的硅中时,他们发现,这种金属可分成数千根细线沿晶体的长度排列。这些金属“标杆”能连接起来起到内装晶体管开关的功用。因为这些晶体管埋置在硅中,不是展开在硅的表面,

所以能使较小的芯片具有较大的计算功能。这些钽线甚至可用作晶片两侧面上微型电路之间的连接器。

寄生虫病

据加利福尼亚大学新机构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消灭血吸虫病,这是一种寄生虫病,目前正折磨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约2亿儿童和成年人。

科学家应用高技术的分析化学技术,如核共振光谱学来研究钉螺的新陈代谢,钉螺是一种将血吸虫病传入人体的带灰色斑纹的生物,研究人员利用核共振光谱学研究活钉螺的生物化学现象,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单调地研究死钉螺。他们想研制出更好的杀虫剂,杀死钉螺,切断血吸虫病的传播渠道。

血吸虫病会严重损伤肝脏,导致人的死亡。但是,只要及早诊断和治疗,大部分病人是可以痊愈的。